

后汉书卷五十六

张王种陈列传 第四十六

张 字叔明，犍为武阳人也。六世祖良，高帝时为太子少傅，封留侯。少游学京师，永初永元中，归仕州郡，辟大将军邓鹭府，五迁尚书仆射，职事八年，出为彭城相。①

注①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。

永宁元年，征拜廷尉。虽非法家，而留心刑断，数与尚书辩正疑狱，多以详当见从。①时安帝废皇太子为济阴王，与太常桓焉、太仆来历廷争之，不能得。事已具来历传。退而上疏曰：“昔贼臣江充，造构谗逆，至令戾园兴兵，终及祸难。②后壶关三老一言，上乃觉悟，虽追前失，悔之何逮！③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，未见保傅九德之义，④宜简贤辅，就成圣质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①详审而平当也。

注②赵人江充，字次倩。武帝时，为直指绣衣，劾太子家吏行驰道中，恐为太子所诛，见上年老，意多所恶，因言左右皆为巫蛊。上乃使充捕案巫蛊。既知上意太子，乃言宫中有蛊气，遂掘蛊太子宫，得桐木人。时上疾在甘泉宫，太子惧，不

能自明，收充斩之，发兵与丞相刘屈氂战，败，亡走湖，自杀。后太子孙宣帝即位，追谥太子曰戾，于湖置园邑奉祠，故曰戾园。

注③逮，及也。太子死后，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讼太子冤，武帝感寤，怜太子无辜，乃族灭江充，作思子宫，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，天下闻而悲之。事见前书。

注④尚书 繇陈九德，曰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谊”也。

及顺帝即位，拜 司空，在事多所荐达，天下称其推士。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，讥刺朝政，章下有司，收腾系考，所引党辈八十余人，皆以诽谤当伏重法。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，三王树诽谤之木，春秋采善书恶，圣主不罪刍蕘。①腾等虽干上犯法，所言本欲尽忠正谏。如当诛戮，天下杜口，塞谏争之源，非所以昭德示后也。”帝乃悟，减腾死罪一等，余皆司寇。②四年，以阴阳不和策免。

注①左氏传曰：“春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谁能修之。”

注②前书音义曰：“司寇，二岁刑也。”输作司寇，因以名焉。

阳嘉元年，复为廷尉。其年卒官，时年八十三。遣使者吊祭，赐葬地于河南县。

子纲。

纲字文纪。少明经学。虽为公子，而厉布衣之节。举孝廉不就，司徒辟高第为*侍] *御史。时顺帝委纵宦官，有识危心。

纲常感激，慨然叹曰：“秽恶满朝，不能奋身出命埽国家之难，虽生吾不愿也。”退而上书曰：“诗曰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①寻大汉初隆，及中兴之世，文、明二帝，德化尤盛。观其理为，易循易见，但恭俭守节，约身尚德而已。中官常侍不过两人，近幸赏赐裁满数金，惜费重人，故家给人足。夷狄闻中国优富，任信道德，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感应。而顷者以来，不遵旧典，无功小人皆有官爵，富之骄之而复害之，非爱人重器，承天顺道者也。②伏愿陛下少留圣思，割损左右，以奉天心。”书奏不省。

注①诗大雅也。愆，过也。率，循也。言成王令德，不过循用旧典之文。

注②器谓车服也。言无功小人不可妄授也。左传曰“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”也。

汉安元年，选遣八使徇行风俗，皆耆儒知名，多历显位，①唯纲年少，官次最微。余人受命之部，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，曰：“豺狼当路，安问狐狸！”

②遂奏曰：“大将军冀，河南尹不疑，蒙外戚之援，荷国厚恩，以刍菟之资，居阿衡之任，不能敷扬五教，翼赞日月，而专为封豕长蛇，肆其贪叨，③甘心好货，纵恣无底，多树谄谀，以害忠良。诚天威所不赦，不辟所宜加也。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，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。”④书御，京师震竦。⑤时冀妹为皇后，内宠方盛，诸梁姻族满朝，帝虽知纲言直，终不忍用。

注①周举传曰：“诏遣八使巡行风俗，同时俱拜，天下号

曰‘八俊’。刺史、二千石有臧罪者，驿马上之，墨绶已下便收；其有清勤忠惠宜表异者，状闻。”八使名见顺帝纪。

注②前书京兆督邮侯文之辞。

注③左传申包胥曰“吴为封豕长蛇，荐食上国”也。

注④左传曰“有无君之心，而后动于恶”也。前书邹阳谓盖侯王长君曰：“太后怫郁泣血，切齿侧目于贵臣矣。”

注⑤御，进也。

时广陵贼张婴等数万人，杀刺史、二千石，寇乱扬徐闲，积十余年，朝廷不能讨。冀乃讽尚书，以纲为广陵太守，因欲以事中之。前遣郡守，率多求兵马，纲独请单车之职。既到，乃将吏卒十余人，径造婴垒，以慰安之，求得与长老相见，申示国恩。婴初大惊，既见纲诚信，乃出拜谒。纲延置上坐，问所疾苦。

乃譬之曰：“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，①故致公等怀愤相聚。二千石信有罪矣，然为之者又非义也。今主上仁圣，欲以文德服叛，故遣太守，思以爵禄相荣，不愿以刑罚相加，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。若闻义不服，天子赫然震怒，荆、杨、兖、豫大兵云合，岂不危乎？若不料强弱，非明也；弃善取恶，非智也；去顺效逆，非忠也；身绝血嗣，非孝也；②背正从邪，非直也；见义不为，非勇也：六者成败之几，利害所从，公其深计之。

“婴闻，泣下，曰：“荒裔愚人，不能自通朝廷，不堪侵枉，遂复相聚偷生，若鱼游釜中，喘息须臾闲耳。今闻明府之言，乃婴等更生之*晨)*辰]*也。既陷不义，实恐投兵之日，不免孥戮。”纲约之以天地，誓之以日月，婴深感悟，乃辞还营。

明日，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。纲乃单车入婴垒，大会，置酒为乐，散遣部，任从所之；亲为卜居宅，相田畴；

③子弟欲为吏者，皆引召之。人情悦服，南州晏然。朝廷论功当封，梁冀遏绝，乃止。天子嘉美，征欲擢用纲，而婴等上书乞留，乃许之。

注①二千石谓太守也。

注②凡祭皆用牲，故曰血嗣。

注③相，视也。田并畔曰畴。

纲在郡一年，年四十六卒。百姓老幼相携，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。纲自被疾，吏人咸为祠祀祈福，皆言“千秋万岁，何时复见此君”。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，送到犍为，负土成坟。诏曰：“故广陵太守张纲，大臣之苗，剖符统务，正身导下，班宣德信，降集剧贼张婴万人，息干戈之役，济蒸庶之困，未升显爵，不幸早卒。婴等杖，若丧考妣，朕甚愍焉！”拜纲子续为郎中，赐钱百万。

王龚字伯宗，山阳高平人也。世为豪族。初举孝廉，稍迁青州刺史，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，安帝嘉之，征拜尚书。建光元年，擢为司隶校尉，明年迁汝南太守。政崇温和，好才爱士，引进郡人黄宪、陈蕃等。宪虽不屈，蕃遂就吏。蕃性气高明，初到，龚不即召见之，乃留记谢病去。龚怒，使除其录。功曹袁闳请见，言曰：“闻之传曰‘人臣不见察于君，不敢立于朝。’蕃既以贤见引，不宜退以非礼。”龚改容谢曰：“是吾过也。”乃复厚遇待之。由是后进知名之士莫不归心焉。闳字奉高。数辞公府之命，不修异操，而致名当时。

永建元年，征龚为太仆，转太常。四年，迁司空，以地震策免。

永和元年，拜太尉。在位恭慎，自非公事，不通州郡书记。

其所辟命，皆海内长者。龚深疾宦官专权，志在匡正，乃上书极言其状，请加放斥。诸黄门恐惧，各使宾客诬奏龚罪，顺帝命亟自实。①前掾李固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，乃奏记于商曰：“今旦闻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实，未审其事深浅何如。王公束修厉节，敦乐 文，不求苟得，不为苟行，②但以坚贞之操，违俗失 ，横为谗佞所构毁， 人闻知，莫不叹栗。夫三公尊重，承天象极，未有诣理诉冤之义。

③纤微感 ，辄引分决 ，是以旧典不有大罪，不至重问。④王公沈静内明，不可加以非理。卒有它变，则朝廷获害贤之名， 臣无救护之节矣。昔绛侯得罪，袁盎解其过，⑤魏尚获戾，冯唐诉其冤，⑥时君善之，列在书传 。今将军内倚至尊，外典国柄，言重信着 ，指 无违，宜加表救，济王公之艰难。

语曰：‘善人在患，饥不及餐。’斯其时也 。”商即言之于帝，事乃得释。

注①亟，急也，音纪力反。

注②前书曰，杨子云曰：“蜀严湛冥不作苟见，不为苟得。”

注③三公承助天子，位象三台，故曰承天象极。哀帝时，丞相王嘉有罪，召诣廷尉诏狱。主簿曰“将相不对理陈冤，相踵以为故事，君侯宜引决”也。

注④大臣狱重，故曰重问。成帝时，丞相薛宣 御史大夫翟方进有罪，上使五二千石杂问。音义云：“大狱重，故以二千石五人同问之。”

注⑤文帝时，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，人告以为反，诸公莫敢为言，唯郎中袁盎明绛侯无罪。绛侯得释，盎有力也。

注⑥冯唐，安陵人，文帝时为郎署长。上与论将帅，唐曰：“臣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坐上功首虏差六级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

爵，罚作之。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，罚太重。”文帝悦，舍尚复官也。

龚在位五年，以老病乞骸骨，卒于家。子畅。

论曰：张王龚，称为*雅)*推]*士，若其好通汲善，明发升荐，仁人之情也。夫士进则世收其器，贤用即人献其能。能献既已厚其功，器收亦理兼天下。①其利甚博，而人莫之先，岂同折枝于长者，以不为为难乎？②昔柳下惠见抑于臧文，③淳于长受称于方进。④然则立德者以幽陋好遗，显登者以贵涂易引。故晨门有抱关之夫，⑤柱下无朱文之轸也。⑥

注①言贤人见用，则人竞献其所能。但有能即献，动必有功，功多赏厚，故言已厚其功。有才器必被收用，用则海内蒙福，故曰理兼天下。

注②以不为为难，言不之难也。谓进贤达士，同折枝之易，而不为之。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不能加于百姓者何？非力不能，是不为也。”

王曰：“不能不为，二者谓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夫挟太山以超北海，王能乎？”

王曰：“不能。”“为长者折枝，王能乎？”曰：“不能也。”孟子曰：“夫挟太山以超*北]*海，是实不能，不可强也。为长者折枝甚易，而王不为，非不能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诸掌，何为不能加于百姓乎？”刘熙注孟子曰：“析枝，若今之案摩也。”

注③柳下惠姓展，名禽，字获，食邑于柳下，谥曰惠。臧文仲，鲁大夫，姓臧孙，名辰。左传仲尼曰：“臧文仲不仁者

三，下展禽，废六关，妾织蒲。”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使在下位，故曰抑之。

注④成帝时，定陵侯淳于长以太后姊子为九卿。翟方进为丞相，独与长交，称荐之。

注⑤论语：“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‘奚自？’”注云：“石门，鲁城外门也。

晨，主守门，晨夜开闭也。”史记，侯嬴，夷门抱关者。守门必抱关，故兼言之。

注⑥神仙传曰：“老子，周宣王时为柱下史。”朱文，画车为文也。軫，车后横木也。言贫贱之人，多被沦□，所以晨门之下必有抱关之贤，柱下之微永无朱文之辙也。

畅字叔茂。少以清实为称，无所交党。初举孝廉，辞病不就。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，四迁尚书令，出为齐相。①征拜司隶校尉，转渔阳太守。所在以严明为称。坐事免官。是时政事多归尚书，桓帝特诏三公，令高选庸能。②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，有不可犯之色，③由是复为尚书。

注①齐王喜之相。

注②庸，功也。

注③礼记曰：“介之士，则有不可犯之色。”

寻拜南阳太守。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，多不称职。畅深疾之，下车奋厉威猛，其豪党有衅秽者，莫不纠发。会赦，事得散。畅追恨之，更为设法，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，尽入财物；若其隐伏，使吏发屋伐树，堙井夷，豪右大震。功曹张敞奏记谏曰：“五教在宽，着之经典。汤去三面，八方归仁。

①武王入殷，先去炮格之刑。②高祖鉴秦，唯定三章之法。孝文皇帝感一缁紫，蠲除肉刑。③卓茂 文翁 召父之徒，皆疾恶严刻，务崇温厚。④

仁贤之政，流闻后世。夫明哲之君，网漏吞舟之鱼，⑤然后三光明于上，人物悦于下。言之若迂，其效甚近。⑥发屋伐树，将为严烈，虽欲惩恶，难以闻远。以明府上智之才，日月之曜，⑦敷仁惠之政，则海内改观，实有折枝之易，而无挟山之难。郡为旧都侯甸之国，园庙出于章陵，⑧三后生自新野，⑨士女沾教化，黔首仰风流，自中兴以来，功臣将相，继世而隆。愚以为悬悬用刑，不如行恩；孳孳求奸，未若礼贤。舜举陶，不仁者远。⑩随会为政，晋盗奔秦。(11)虞 芮入境，让心自生。(12)化人在德，不在用刑。”畅深纳敞谏，更崇宽政，慎刑简罚，教化遂行。

注①史记曰，汤为夏方伯，得专征伐。出见野张四面网，祝曰：“自天下四方，皆入吾网。”汤曰：“嘻，尽之矣！去其三面！”祝曰：“欲左左，欲右右，不用命，乃入吾网。”诸侯闻曰：“汤德至禽兽！”于是诸侯毕服。嘻音僖。

注②列女传：“纣为铜柱，以膏涂之，加于炭之上，使有罪缘焉，足滑跌，纣与妲己笑以为乐，名曰炮格之刑。”臣贤案：史记及帝王代纪皆言文王为西伯，献洛西之地，请除炮格之刑。今云武王，与此不同。

注③文帝时，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。淳于公无男，有五女，骂其女曰：“生女不生男，缓急非有益也。”其少女缁紫自伤悲泣，随父至长安，上书请没官为婢以赎父。文帝悲怜其意，为除肉刑。

注④景帝时，文翁为蜀郡守，仁爱教化。宣帝时，召信臣

为南阳太守，视人如子，其化大行。

注⑤韩诗外传曰：“夫吞舟之鱼，不居潜泽。”前书曰“高祖约法三章，号为网漏吞舟之鱼”也。

注⑥迂，远也。

注⑦庄子曰“饰智以惊愚，修身以明□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”也。

注⑧五百里甸服，千里侯服。南阳去洛千里，故曰侯甸。南顿君以上四庙在焉。

注⑨光烈皇后，和帝阴后 邓后，并新野人。

注⑩论语子夏之辞也。

注⑪左传，晋命随会将中军，且为太傅，晋国之盗奔秦也。

注⑫史记曰，文王为西伯，阴行善化，诸侯皆来决平。于是虞 芮之人有狱不决，乃如周。入界，见耕者让畔，少者让长。虞 芮二人不见西伯， 而相谓曰：“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曷为取辱？”遂俱让而还也。

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，畅常布衣皮褥，车马羸败，以矫其敝。同郡刘表时年十七，从畅受学。进谏曰：“夫奢不僭上，俭不逼下，①循道行礼，贵处可否之闲。蘧伯玉耻独为君子。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，而慕夷齐之末操，②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？”畅曰：“昔公仪休在鲁，拔园葵，去织妇；③孙叔敖相楚，其子被裘刈薪。④夫以约失之鲜矣。⑤闻伯夷之风者，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⑥虽以不德，敢慕遗烈。”

注①礼记曰“君子上不僭上，下不逼下”也。

注②论语孔子曰：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。”言仲尼得奢侈之中，而夷齐饥死，是末操也。

注③史记曰，鲁相公仪休之其家，见织帛，怒而出其妇，食于舍而茹葵，愠而拔其葵，曰：“吾已食禄，又夺园夫女子利乎？”

注④史记曰，孙叔敖为楚相，且死，属其子曰：“我死，汝贫困，往见优孟，言孙叔敖子也。”居数年，其子贫，负薪逢优孟。优孟言之于王，封之寝丘四百户也。

注⑤论语孔子之辞也。言俭则无失。

注⑥孟子之辞。

后征为长乐尉。建宁元年，迁司空，数月，以水灾策免。明年，卒于家。

子谦，为大将军何进长史。谦子粲，以文才知名。①

注①粲字仲宣。蔡邕见而奇之。时邕才学显著，贵重朝廷，车骑填门，宾客盈坐。闻粲在门，倒屣迎之。既至，年幼，容状短小，一座尽惊。邕曰：“王公之孙，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”

“太祖辟粲为丞相掾，后为侍中。博物多识，问无不对。尝与人行，读道边碑，人问“卿能记乎”？因使背而诵之，一文不失。

观人围棋，粲为覆之，者不信，以盖之，更以它局为之，不误一道。年四十卒。魏志有传。

种字景伯，河南洛阳人，仲山甫之后也。父为定陶令，有财三千万。父卒，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。其有进趣名利，皆不与交通。始为县门下史。

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，名知人。①歆谓之曰：“今当举六孝廉，多得贵戚书命，不宜相违，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，

尔助我求之。”明日，谡送客于大阳郭，遥见，异之。还白歆曰：“为尹得孝廉矣，近洛阳门下史也。”歆笑曰：

“当得山泽隐滞，*近)*[乃]*洛阳吏邪？”谡曰：“山泽不必有异士，异士不必在山泽。”歆即召于庭，辩诘职事。

辞对有序，歆甚知之，召署主簿，遂举孝廉，辟太尉府，举高第。

注①有知人之名也。

顺帝末，为侍御史。时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乔、周举等，多所纠奏，而大将军梁冀及诸宦官互为请救，事皆被遏。自以职主刺举，志案奸违，乃复劾诸为八使所举蜀郡太守刘宣等罪恶章露，宜伏欧刀。又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父兄及知亲为刺史二千石尤残秽不胜任者，免遣案罪。帝乃从之。擢监太子于承光宫。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，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，惶惑不知所为。乃手剑当车，曰：“太子国之储副，人命所系。今常侍来无诏信，何以知非奸邪？今日有死而已。”梵辞屈，不敢对，驰命奏之。诏报，太子乃得去。

乔退而叹息，愧临事不惑。帝亦嘉其持重，称善者良久。

出为益州刺史。素慷慨，好立功立事。在职三年，宣恩远夷，开晓殊俗，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。其白狼、盘木、唐

诸国，①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；至，乃复举种向化。时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，以献梁冀，纠发逮捕，驰传上言，而二府畏懦，不敢案之，冀由是衔怒于。会巴郡人服直聚党数百人，自称“天王”，②与太守应承讨捕，不克，吏人多被伤害。冀因此陷之，传逮承。太尉李固上疏救曰：“臣伏闻讨捕所伤，本非承之意，实由县吏惧法畏罪，迫

逐深苦，致此不详。比盗贼起，处处未绝。承以首举大奸，而相随受罪，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，更共饰匿，莫复尽心。”③

梁太后省奏，乃赦承罪，免官而已。

注① 音侧留反。

注② “直”或作“宜”。

注③言各饰伪辞，隐匿真状也。

后凉州羌动，以 为凉州刺史，甚得百姓欢心。被征当迁，吏人诣阙请留之，太后叹曰：“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。”乃许之。复留一年，迁汉阳太守，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， 与相揖谢，千里不得乘车。及到郡，化行羌胡，禁止侵掠。

迁使匈奴中郎将。时辽东乌桓反叛，复转辽东太守，乌桓望风率服，迎拜于界上。坐事免归。

后司隶校尉举 贤良方正，不应。征拜议郎，迁南郡太守，入为尚书。会匈奴寇并凉二州，桓帝擢 为度辽将军。到营所，先宣恩信，诱降诸胡，其有不服，然后加讨。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，悉遣还之。诚心怀抚，信赏分明，由是羌胡 龟兹 莎车 乌孙等皆来顺服。乃去烽燧，除候望，①边方晏然无警。

注①昼举烽，夜燔燧。解见光武纪。

入为大司农。延熹四年，迁司徒。推达名臣桥玄 皇甫规等，为称职相。在位三年，年六十一薨。并凉边人咸为发哀。匈奴闻 卒，举国伤惜。单于每入朝贺，望见坟墓，辄哭泣祭

祀。二子：岱，拂。

岱字公祖。好学养志。举孝廉。茂才，辟公府，皆不就。公车特征，病卒。

初，岱与李固子燮同征议郎，燮闻岱卒，痛惜甚，乃上书求加礼于岱。曰：“臣闻仁义兴则道德昌，道德昌则政化明，政化明而万姓宁。伏见故处士种岱，淳和达理，耽悦诗书，富贵不能回其虑，万物不能扰其心。禀命不永，奄然殒殁。

若不盘桓难进，等辈皆已公卿矣。①昔先贤既没，有加赠之典，②周礼盛德，有铭诔之文，③而岱生无印绶之荣，卒无官谥之号。虽未建忠效用，而为圣恩所拔，遐迩具瞻，宜有异赏。”朝廷竟不能从。

注①易屯卦曰：“盘桓，利居贞。”

注②春秋隐公五年，臧僖伯卒，隐公葬之加一等。杜预曰：“加命服之一等。”

注③周礼司勋曰：“凡有功者，铭书于王之太常。”又曰“卿大夫之丧，赐谥诔”也。

拂字颖伯。初为司隶从事，拜宛令。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，游戏市里，为百姓所患。拂出逢之，必下车公谒，以愧其心，自是莫敢出者。政有能名，累迁光禄大夫。初平元年，代荀爽为司空。明年，以地震策免，复为太常。

李、郭汜之乱，长安城溃，百官多避兵冲。拂挥剑而出曰：“为国大臣，不能止戈除暴，致使凶贼兵刃向宫，去欲何之！”遂战而死。子劭。

劭字申甫。少知名。中平末，为谏议大夫。

大将军何进将诛宦官，召并州牧董卓，至渑池，而进意更

狐疑，遣劭宣诏止之。

卓不受，遂前至河南。劭迎劳之，因譬令还军。卓疑有变，使其军士以兵胁劭。

劭怒，称诏大呼叱之，军士皆披，①遂前质责卓。卓辞屈，乃还军夕阳亭。②

注①披音芳靡反。

注②夕阳亭在河南城西。

及进败，献帝即位，拜劭为侍中。卓既擅权，而恶劭强力，遂左转议郎，出为益凉二州刺史。会父拂战死，竟不之职。服终，征为少府、大鸿胪，皆辞不受。

曰：“昔我先父以身徇国，吾为臣子，不能除残复怨，何面目朝觐明主哉！”遂与马腾、韩遂及左中郎刘范、谏议大夫马宇共攻李、郭汜，以报其仇。与汜战于长平观下，①军败，劭等皆死。胜遂还凉州。

注①长平，阪名也。有观，在长安西十五里也。

陈球字伯真，下邳淮浦人也。历世著名。①父，广汉太守。②球少涉儒学，善律令。阳嘉中，举孝廉，稍迁繁阳令。③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，球不与之，太守怒而撻督邮，欲令逐球。④督邮不肯，曰：“魏郡十五城，独繁阳有异政，今受命逐之，将致议于天下矣。”太守乃止。

注①谢承书曰：“祖父屯，有令名。”

注②音尾。

注③繁阳，魏郡县。

注④挝，击也。

复辟公府，举高第，拜侍御史。是时，桂阳黠贼李研等聚寇钞，陆梁荆部，州郡懦弱，不能禁，太尉杨秉表球为零陵太守。球到，设方略，月闲，贼虏消散。而州兵朱盖等反，与桂阳贼胡兰数万人转攻零陵。零陵下湿，编木为城，不可守备，郡中惶恐。掾史白遣家避难，球怒曰：“太守分国虎符，受任一邦，①岂顾妻孥而沮国威重乎？复言者斩！”乃悉内吏人老弱，与共城守，弦大木为弓，羽矛为矢，引机发之，远射千余步，多所杀伤。贼复激流灌城，球辄于内因地反决水淹贼。相拒十余日，不能下。会中郎将度尚将救兵至，球募士卒，与尚共破斩朱盖等。赐钱五十万，拜子一人为郎。迁魏郡太守。

注①文帝初与郡守分铜虎符。

征拜将作大匠，作桓帝陵园，所省巨万以上。迁南阳太守，以纠举豪右，为执家所谤，征诣廷尉抵罪。会赦，归家。

※复)※征]拜廷尉。熹平元年，窦太后崩。太后本迁南宫云台，①宦者积怨窦氏，遂以衣车载后尸，置城南市舍数日。中常侍曹节、王甫欲用贵人体殓，帝曰：“太后亲立朕躬，统承大业。诗云：‘无德不报，无言不酬。’②岂宜以贵人终乎？”于是发丧成礼。及将葬，节等复欲别葬太后，而以冯贵人配。

③诏公卿大会朝堂，令中常侍赵忠监议。太尉李咸时病，乃扶舆而起，搗椒自随，谓妻子曰：“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，吾不生还矣。”既议，坐者数百人，各瞻望中官，良久莫肯先言。赵忠曰：“议当时定。”怪公卿以下各相顾望。球曰：

“皇太后以盛德良家，母临天下，宜配先帝，是无所疑。”忠笑而言曰：“陈廷尉宜便操笔。”球即下议曰：“皇太后自在椒房，有聪明母仪之德。遭时不造，援立圣明，承继宗庙，功烈至重。先帝晏驾，因遇大狱，迁居空宫，不幸早世，家虽获罪，事非太后。今若别葬，诚失天下之望。且冯贵人墓被发，骸骨暴露，与贼并尸，魂灵污染，④且无功于国，何宜上配至尊？”忠省球议，作色仰，蚩球曰：“陈廷尉建此议甚健！”球曰：“陈、窦既冤，皇太后无故幽闭，臣常痛心，天下愤叹。今日言之，退而受罪，宿昔之愿。”公卿以下，皆从球议。李咸始不敢先发，见球辞正，然*后]*大言曰：“臣本谓宜尔，诚与臣意合。”会者皆为之愧。曹节、王甫复争，以为梁后家犯恶逆，别葬懿陵，武帝黜废后，而以李夫人配食。⑤今窦氏罪深，岂得合葬先帝乎？李咸乃诣阙上疏曰：“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，安思阎后家犯恶逆，而和帝无异葬之议，顺朝无贬降之文。至于后，孝武皇帝身所废弃，不可以为比。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，亲尝称制，坤育天下，⑥且援立圣明，光隆皇祚。太后以陛下为子，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？子无黜母，臣无贬君，宜合葬宣陵，一如旧制。”帝省奏，谓曹节等曰：“窦氏虽为不道，而太后有德于朕，不宜降黜。”节等无复言，于是议者乃定。咸字符贞，汝南人。累经州郡，以廉干知名；在朝清忠，权幸惮之。

注①太后父窦武与陈蕃谋诛宦官，反为中常侍曹节矫诏杀武、蕃，迁太后焉。

注②大雅抑诗也。

注③谓新死之主于先死者之庙，妇于其夫，所之□妾于妾祖姑也。